

最好的时光 遇见你 最好的你

【当代中国名家】
精粹系列

内附精美插图

Zuihao de Shiguang
Yujian
Zuihao de Ni

陈枰
——
著

 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当代中国名家
精粹系列

附精美
内插图

最好的时光 遇见 最好的你

陈枰

著

 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好的时光遇见最好的你 / 陈枰著. —北京:金城出版社, 2016.10

ISBN 978-7-5155-1385-0

I. ①最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19504号

本作品一切权利归**金城出版社**所有, 未经合法授权,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最好的时光遇见最好的你

作者 陈枰
责任编辑 刘小晖
文字编辑 王秋月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张 7
字数 150千字
版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印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
书号 ISBN 978-7-5155-1385-0
定价 45.0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编:100102
发行部 (010) 64210030
编辑部 (010) 88637126
总编室 (010) 64228516
网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

走啊，走啊，这就是人生/1

一、猫样的生活/9

陈小磨简历/17

陈小歪简历/21

妞妞/23

努乎德/26

“黑五类”/31

二、愁妈妈和萌宝宝/39


学做母亲/40



走啊，走啊，这就是人生



走啊……妈妈



我从小就爱说我“小时候”这三个字，因为我小时候浑身都是优点。长得好看，不爱哭，不尿床，还摸过阎王爷的鼻子，很有传奇色彩。

一岁的那一年，我出麻疹，被保姆顶着寒风抱出去串门，回来高烧不退。我妈用黑羊羔皮袄包着我往医院跑。

我从皮袄的缝隙里往外看，瓦蓝的天空，枯干的杨树梢上坐着一个一个的老鹁窝。我妈往前跑，老鹁窝在后面追。我害怕，想看我妈的脸，看不到，只看到她胸前的扣子。那颗黑色的有四个窟窿眼儿的扣子，突然变得有碗口那么大，以后的事情我没了记忆。

我妈说，我在医院里连续七天高烧不退，脸是青的，嘴是紫的。

医生说：“这孩子不行了。”

那时候，孩子死了，要抛尸野外。

我妈说：“我可不那么干。”

她找了个木头箱子，把我的被子衣服都铺在里面，这是我的棺材。

我昏迷不醒，呼吸微弱。第八天的早上，在外地开会

的老爸回来了。他站在我的床前，我突然睁开了眼睛。我妈说，我伸出两只小手，捧着我爸的脸看了一会儿，叫了一声：“爸。”

三十七岁的老爸顿时泪流满面。

住院期间，医生用了物理和化学的手段，都没有让我从40度的高烧上掉下来。我爸找到一个祖传的中医，老头用了四贴膏药，前胸两贴，后背两贴，四个小时一换。我的高烧渐渐退了，十天出院回家。命算是保住了，病却没有去根。我经常受到高烧的侵扰，身子发软，走不远路，

我一个人坐在托儿所门口的台阶上，直着眼睛看天。

阿姨过来摸摸我的脑袋说：“这孩子又不舒服了。”

我把“舒服”跟“豆腐”做了个联想，成为我人生记住的第一个词。

五岁的时候，我梦到我妈被一个京剧舞台上的大花脸背走了。我追到妈妈的单位。我听到我的心“咚咚咚”“咚咚咚”地狂跳。大楼里面很安静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我推开办公室的门，看到妈妈在里面。她的头发一边散着，一边抿在耳朵后面。上身穿着一件掐着腰身的府绸短袖衫，下身穿一条米色的凡尔丁裤子，手里拿着一把折扇。这时候走廊里所有的门都开了，数不清的我妈从每一扇门里走出来。她们穿着打扮一模一样，我认不出来哪个是我妈。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噩梦，我懂得了什么叫恐惧。

小学一年级，因为个子高，被老师指定当了班长，一个月后又避免了职。老师说，这孩子不踏实。我把“踏实”跟托塔李天王的宝塔做了个联想，记住了它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依旧不踏实。我身体不舒服，我恐惧，我干什么都不踏实，可是这不妨碍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……

我跟姐姐学画画，跟两个哥哥学爬墙上房。

夏天我们从涵洞里钻进公园，在青年湖里学会游泳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们一只手用树枝挑着湿裤衩，嘴里吃着用买游泳票的钱买的冰棍。什么时候看天，太阳都又足又亮。

冬天，我们在滑冰场上喊叫追逐。天不黑透，决不回家。

春秋两季不能滑冰，也不能游泳。我们成群结队地钻到老杨婆子家里。老杨婆子瞪着两只暴眼，齜着一嘴黄牙，把男神女鬼讲得呼之欲出。

天黑透了，我们溜出老杨婆子的家门。

外面漆黑，四周空旷。回家的路很漫长，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险，我紧张地把脖子缩进胸腔里。

老杨婆子大喊一声：“鬼来啦！”

我们尖叫着，麻雀一样钻进黑夜里。

脚下没有风火轮，手里没有乾坤带。我不是哪吒，我是落在最后面的那个吓破了胆的孩子。

耳边风在呼啸，两只骷髅手在风中追逐着我的脖子。

我的头发一根一根地竖起来，马上就要号啕出声了。一对黑影钻出来，我的两个哥哥刚从食堂里偷了小咸鱼。我擦干眼泪，跟他们一起回了家。

哥哥分小咸鱼给我吃，条件是必须跟他们一起玩捉迷藏。

我跟大哥一伙儿，姐姐跟二哥一伙儿。地点是家里的几间屋子和篱笆墙里面的院子。姐姐和二哥藏好了，很快就被找到了。轮到 we 藏，姐姐和二哥掘地三尺，也没看到我俩的影子。

他们找得翻了脸。连声喊：“不玩了！不玩了！”不见我们回答，他们回去睡了。



我爸和我妈从外面回来，发现床上少了两个孩子。我妈有经验，拿了根棍子到鸡窝里面去捅，鸡窝里母鸡公鸡一起乱叫，我大哥沾了一身鸡屎爬出来。

妈妈问他：“你妹妹呢？”他睡眼惺忪地走到院子里的一口缸跟前，拿掉压在秫秸盖子上的石头，掀开秫秸盖子。

我妈看见我倦得变了形，窝在缸里睡得满头大汗。我妈气坏了，拿着棍子满院子追着大哥打。

“文革”中，姐姐去串联，大哥偷了父母的钱，扒火车去看武汉长江大桥。二哥和我也制定了离家出走的路线，我们用卖橘子皮和卖牙膏皮的钱，买了一斤桃酥，扒上了一辆西去的货车。货车还没出站，我和二哥就把桃酥吃完了。

我站在车厢里，伸着脖子往外看。心激动得快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。

货车走走停停，本应该三个半小时就到的地方，走得天黑了还没到。车厢里很冷，扒车的人都钻到了苫布下面取暖。车厢里只有我一个女的，我怕跟男的合盖一块苫布，会生出小孩来，说死也不进去。哥哥只好从苫布下面钻了出来陪我。另一个年轻人也从苫布下面钻出来，他把衣服脱下来让我披着。

一觉醒来，发现火车停靠在站台上。一打听，我和哥哥坐过头了。年轻人带我们钻栅栏出了站台，他掏出来两毛钱给我们买了面包，转身回去了。我们要去的地方离这里有三十里路远。哥哥说，咱们俩沿着铁路往回走！早上六点我们出发了，开始我和哥哥并肩走，后来，我跟在他后面走。他回头看我一眼，我就脱一件衣服让他拿着。可怜的男孩，头上顶着一堆衣服，身后跟着一瘸一拐的妹妹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挪着。

童年的长征，叫我知道了什么是渴，我很渴。远处的铁路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冒出了水纹一样的虚线。

哥哥说：“前面有水！”

我们朝着那些虚线奔跑，虚线永远在前面。凉鞋带跑断了，我也没追上那些水。我走不动了，坐在路边刻着公里数的石墩子上耍赖。哥哥使劲拉我，他说：“不能坐！你看红军长征的时候，只要坐下来不想走的人，就再也走不了了。”

从那次童年的长征开始，我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。每次回头，我都能看到我和哥哥在铁道线上奔跑的身影。我拉着他的衣襟，他脑袋上顶着我的衣服，他不住地回头叫我：“走啊……走啊……”

童年远去了，现在拉着我的手磕磕绊绊地往前走的是我的女儿，她不住地回头叫我：“走啊……妈妈，走啊……”

我喜欢这样一句话：“蒙住母亲眼睛，孩子照样能找到回家的路。”

哈妮十六岁了。十六年的光阴，不仅培养出了一个女儿，也培养出了一个母亲。



一、
猫样的生活





我妈爱往家里捡小动物，她捡过没长毛的鸟、没睁眼睛的小兔子。我还在吃奶的时候，她捡过一只需要哺乳的小狗跟我共养。这些命悬一线的小动物，被我妈挪了个地方，还是先后去了天堂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我家经常有来历不明的猫。有的被主人找来抱回去，几天后它依旧跑来卧在我家，最终进入我家的花名册。

灰狸猫二虎子，垂涎牛黄解毒片；黄狸猫傻子酷爱生挂面；黑白猫肉屁股蛋儿喜欢吃白菜，波斯猫狗蛋儿嗜土豆如命。玳瑁猫老咪子迷恋煮玉米……

它们个个骁勇善战，它们统统死于非命。

我哥养了一只猫，起英文名鲍伊（BOY），我紧随他给我的猫起名鲍二。

我跟他：“你敢鲍一，我就敢鲍二。我们的猫姓鲍随我姥姥，是蒙古族。”

鲍二三色花猫，胸口和四蹄雪白，脊背上黑







黄两色相间。面孔雪白，没有杂毛，额头上的黑色刘海一样整齐，猫眼碧绿眼线纹过一样美。

鲍二性格进入青春期后，我家对面的房顶上，整天蹲着几只求偶的公猫。鲍二相中了一只，把它领到我们家的墙头上。两只情窦初开的猫，脸对脸趴着，不吃不喝一整天。黄昏时分少男少女没了踪影。

三个月以后，鲍二临盆。我把它抱进一个铺着棉垫子的纸箱子里，只要一离开，它立刻跳出来跟我走。一岁当妈，她的恐惧我能理解。

鲍二生了两只小公猫：一只白色后背上带三个黑点，起名墨雨；另一只灰色，白脸白蹄，跟妈妈一样漂亮，起名靓靓（liang）。

儿子落地，鲍二母性大泛滥，整天呼噜着舔来舔去。如果我凑巧在纸箱旁边，它会捎带着把我的脸也舔一遍。

刚生下来的小猫不睁眼睛，两只耳朵在离脖子很近的地方贴着，走起路来哆哆嗦嗦，尾巴旗杆一样竖着帮助掌握平衡。七天后小猫睁开了眼睛，耳朵也挪到了应该待的位置上，毛茸茸软乎乎，天真无比，可爱之极。

一天夜里，狂风大作突然降温。鲍二跳上床，在我被子里转了一圈，拱开被子出去了。它把墨雨和靓靓叼上床，塞到我的被子里，然后贴着我躺下惬意地呼噜着，如此爱孩子的妈哪儿找去？

靓靓和墨雨满月了，好玩得要命。我亲它们脑门一口，它们的脑袋往后面仰一下，再亲一口，再仰一下，直到仰面朝天地摔在床上。它们爬起来齜着小白牙“哈”“哈”地吓唬我。

那时候我在话剧团混饭吃，白天休息，晚上演出。白天我在